01 / TL;DR

和一群 AI 共同做过事，会让人更愿意向真人开口吗？

我们想写的，是一篇关于人的心理与行为的论文：一个人遇到学习或工作上的小困难，先和一个 AI 小组相处。如果这些 AI 会真正回应彼此、共同修改建议，而不只是轮流对他说话，他之后会不会更愿意向真人求助？

用一句话说实验

让两组人分别接触“会共同做事的八个 AI”和“各自给建议的八个 AI”。两次活动后，给所有人同样的一次真人交流机会，看谁会主动开始这次交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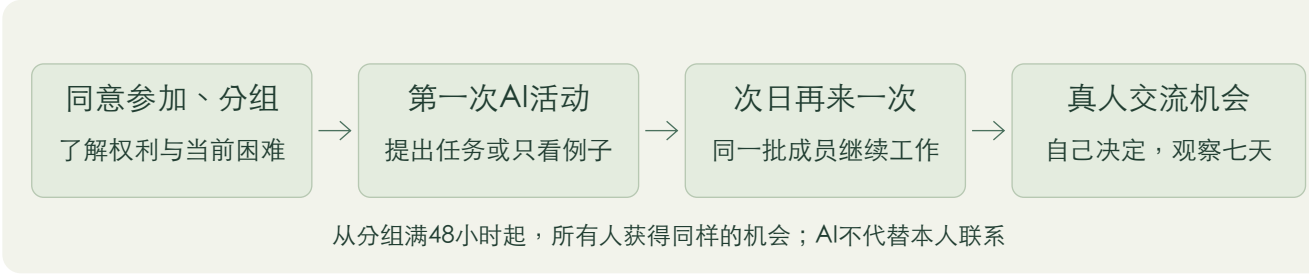
我这边已经把问题拆成了具体实验流程，查过相近论文和期刊要求，也做了可运行的原型与模型预演。预演暴露了几处会影响真人体验的问题，所以现在还不能直接开始招人。

我想先让你看清最后的实验长什么样，再把我已经做的准备、可以考虑的期刊和接下来的分工摆在一起。这样你和导师讨论时，不用只拿着一个“做 AI 群体”的想法，也能知道哪些东西可以接着用、哪些还没准备好。

02 / 参与者会经历什么

假设小林读了很多文献，却迟迟写不出第一段

这是帮助理解的虚构例子，不是真实参与者。小林最近卡在一个普通学习任务上。他进入网页，知道眼前的八位成员都是 AI；可以描述自己的困难，也可以不分享私事，只看小组讨论一个公共例子。



两次活动之后才观察真人选择。下图是研究计划，不是已经走完的招募流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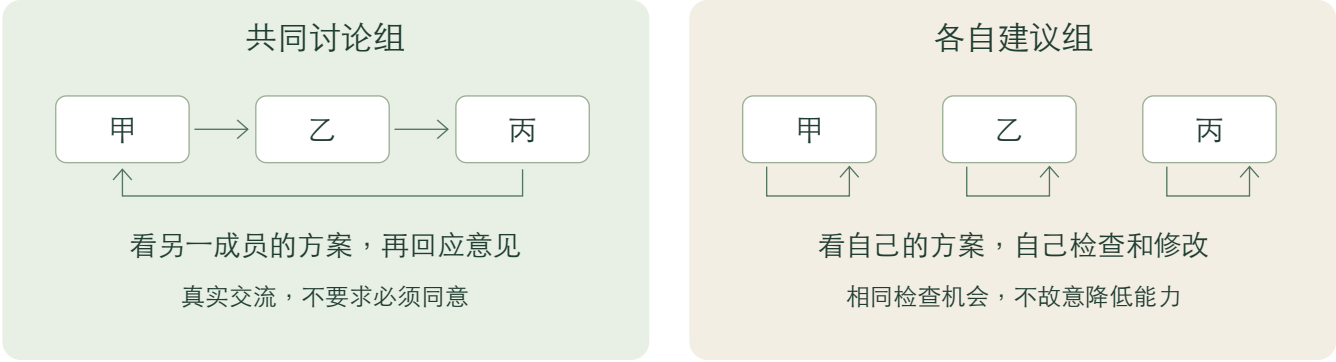
环节	小林实际会看到／做什么
第一次，约15分钟	说明“我现在卡在哪里、能用多久”。八个 AI 给出启动建议；他可以看讨论、接受、拒绝或只观察。
次日，再来一次	仍是同一批成员，能接着上次的公开讨论往下谈。他可以说情况变了，或上一条建议没做。AI 不能把“计划做”当成“已经做过”。
分组满48小时	研究团队统一提供一次免费的真人学习／工作交流机会。来不来由他决定，没完成前两次活动的人也能获得机会。
随后七天	看他是否主动发起并实际开始约15分钟的真人交流。只点开链接或预约了却没来，不算已经交流。

这不是心理治疗，也不要求参加者有心理障碍。先从成年人日常的学习、工作卡顿入手，是为了把“向别人开口”变成具体、可以兑现和记录的一次选择。

03 / 两组究竟差在哪

不是一个 AI 对八个 AI，而是八个 AI 怎样一起工作

如果一组有八个 AI、另一组只有一个，结果很难说清：可能只是信息多了、注意力多了。这次我们把人数固定为八个，重点改变它们之间有没有真实的相互回应。



图中只画三名成员方便看清关系，实际每组都是八名。两组都能访问相同的公共资料和历史。

共同讨论组	各自建议组
成员复核另一成员的方案；原作者回应意见，可以修改，也可以有理由地保留。	每名成员复核自己的方案；同样有一次检查和修改机会。
参与者能看到建议如何被别人接住、质疑和改进。	参与者看到八位成员各自的建议与自检，不把后台碰巧相同的答案包装成讨论。
例如：甲提出三步，乙指出总时长超了；甲据此改成一步。	同样的问题由甲自己检查并修改。这里的例子是设计示意，不是某次实验原话。

两组使用同样的模型能力、材料、成员数量和发言机会，不故意把对照组做弱。建议质量和阅读负担也要记录：如果共同讨论组只是给出了更好答案，不能全算作“群体感”的功劳。

04 / 最后看什么

不只问“你喜欢它吗”，也看之后有没有向真人开口

想知道什么	怎么观察
最主要：实际行动有没有变化	比较两组在相同七天窗口里，主动开始真人交流的人数比例。由独立接待记录确认，AI看不到这个结果。
参加者有没有看出两组区别	问他在哪里看到成员回应别人，能不能举例。后台发生了交互，不等于他真的看到了。
相处是帮助还是负担	分别问是否被理解、有没有压力、是否费解、建议有没有帮助；记录阅读与等待时间。
为什么去，或为什么没去	先了解剩余的帮助需求，再用非诱导的开放问题听原因。问卷和访谈是解释线索，不替代主要行为。

我特别改掉了一个容易讲得漂亮、其实站不住的解释：求助少了，不一定是 AI 把真人关系“替代”了，也可能是问题已经解决；求助多了，也不一定更健康，可能只是觉得有压力。

这两组都用了 AI。因此，即使共同讨论组更愿意联系真人，我们能说的是两种 AI 组织方式不同，不能直接说“AI 比不用 AI 更好”，也不能仅凭一次归属感问卷证明心理机制。

05 / 我已经推进了什么

我主要做了五件事，让这个想法不只停在“做个群聊”

已经推进的工作	对最后的真人实验有什么帮助
查相近研究，重新收窄问题	多 AI 支持、与 AI 的联结、AI 练习后的现实行动都有近邻。把重点放到“成员如何共同工作”，避免只换几个头像就宣称新颖。
把对照和人的流程写具体	确定八对八、两次参与、统一的真人支持机会，以及退出者和没完成者怎么记录。减少结果出来后才改解释的空间。
做出能跑的研究原型	接通同一批成员的持续历史、真实复核、修改记录、只看与退出选择，以及与 AI 分开的真人交流记录。后面不用从一张空白网页开始。
用虚构情境做模型预演	最新一轮发出680次原厂请求，得到27套完整材料并逐套检查。提前发现真实参加者可能遇到的混乱，没把他们当系统调试工具。
核算人数，核对发表要求	把40人的可行性试点与正式效果研究分开；按具体期刊要求考虑事前注册、伦理、测量和可复查材料。

这些文献梳理、设计推导、代码和材料检查，是我这边借助 AI 推进的，还没有经过独立的人类审查。我希望先替你把技术流程和材料问题理清楚，让你不用从零搭一个多 Agent 系统，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心理学解释、测量和真实参加者身上。

相近研究：Hu 等的群体 AI 支持（预印本）

相近研究：Maheshka 等的 AI 练习与现实人际行动

06 / 预演告诉了我们什么

有些问题只看演示很难发现，放进真人实验却会影响解释

预演中实际看到的事	为什么会影响实验
“我不想提供自己的材料”被当成了“我不参与了”	明明还有公共例子可讨论，小组却停止服务。之后的不满就可能来自流程失误，而非群体互动本身。
AI拿后来得到的信息，纠正先前并没说错的话	看上去像成员在认真互相检查，其实是在制造无效纠错；不能把这种热闹算成有用合作。
最后的建议改好了，前面的不当邀请仍在	私人任务被可选地邀请发给研究者或群组，后来虽然删了，展开旧讨论仍看得到。不能只检查最后一张建议卡。
有的建议改了，却没收到有效的同伴意见	说明它也可能自己纠错。因此“发生了修改”不能直接当成“受到同伴影响”。

这轮27套完整材料中，只有2套通过整包检查，而且是同一条自检路径的前后两次材料，不是两个受试者。另有一次网络中断使余下测试没有完成。没有人的心理效果，也不能据此判两组谁更好。

也不能把所有失败都说成 AI 不理解。67份引用检查失败只是字段路径多写了一个前缀，引用内容仍来自正确对象。这是接口问题，与上面真正影响互动内容的问题分开记录。

所以这一版不会拿去招募，我也停下了这条实现路线。它留下了具体可定位的问题，后面若继续，需要换一个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。你现在可以用这份方案和导师讨论，但还不用开始找被试。

07 / 投稿准备

我目前考虑的期刊，以及分别要把实验做到哪一步

我先把三条投稿路线查了一遍。它们不是三个可以同时投的去处，也不需要现在就押定一本。我的建议是先按 Cyberpsychology 的要求把方案做完整；正式研究有了足够扎实的证据，再决定是否优先考虑 CHB，或向更一般的社会心理学问题推进。

期刊与当前定位	为什么适合，以及我们还要补什么
Cyberpsychology: Journal of Psychosocial Research on Cyberspace 当前优先对标	关注数字环境中的心理体验和行为。“AI小组如何影响后续真人求助”比较贴合。需要真实人类数据、可辨的分组体验、可靠测量；实验要事前注册，新的人类研究需伦理批准，并准备可复查资料。
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（CHB） 正式研究充分后重点考虑	关注技术使用对个体、群体和社会的心理影响。我会把重点放在 AI 互动怎样延伸到真实人际行为。建议补足有精度的行为比较，必要时做第二个情境或独立重复；这是我对本题证据强度的判断，不是期刊规定每篇必须做两项实验。
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（SPPS） 更高要求的条件性路线	适合对社会心理学有清楚贡献的简洁实证研究。若我们能解释一种更一般的群体支持或求助现象，再考虑它；40人试点不作为这条路线的正式效果证据。也可研究注册报告路线：先审问题与设计，再按获批方案收数据。

这几本的范围我查过，但是否符合你的毕业要求，还需要你按学院和导师的口径确认。当前没有真人结果，也还没有投稿稿件；选刊的作用是提前知道该收什么证据，不是先给你许一个录用承诺。

Cyberpsychology：作者要求

CHB：出版方对研究范围的说明

SPPS：作者要求与注册报告

08 / 接下来的分工

你需要做哪些工作

我建议先把这份材料拿去和导师讨论，不用急着招人。下面是我设想的分工，具体人手和时间我们还要一起定；不是把剩下的事情都交给你。

你这边主要推进	我这边已经准备／可以接着配合
和导师确定心理学问题及毕业口径	我已整理对照设计、相近研究和三条期刊路线。我们一起定主问题，避免做到一半才发现论文方向或毕业口径不合适。
完善测量和访谈问题	你从心理学角度选合适的测量，确认措辞与人群适配。我已有行为指标、理解检查和开放问题草案，可以继续接进系统与分析方案。
通过课题组落实伦理审批	你和导师确认实际负责人、审批路径、知情同意及风险处理。我提供系统流程、模型数据范围、记录与删除说明，协助整理申请材料。
落实招募渠道与真人接待	系统和伦理通过后，再安排固定40人试点，各组20人。你协调招募、报酬和接待排班；我负责技术配置、随机分组及记录导出。接待者需要独立确认交流是否实际开始。
观察真人使用，和我一起解释结果	你重点看人是否理解、哪里困惑或有压力。我整理日志、缺失与分析；我们一起决定是否值得正式研究，并按实际贡献分工写论文。

40人先用来判断流程能否执行、两组区别能否被理解。若正式研究关注约10个百分点的行为差异，样本可能需要数百人；人数、接待能力和资金要在收数前一起算清，不从试点里挑最大差异来倒推。

我希望这些准备帮你省掉什么

你不用从零搭多 Agent 框架、摸索跨日记录和随机分组，也不用拿着一堆日志猜它们和心理实验有什么关系。现在已有一份具体方案和原型，哪些地方可靠、哪些还会出问题也有记录。下一步最需要你和导师判断的，是这个人的问题是否值得继续，以及怎样把它研究得更清楚。

09 / 近邻与创新速览

这题和已有研究，到底差在哪一步？

我把围绕这一个问题已找到、并用于方案判断的19项近邻与方法参考放在下面。既有你发来的 PMS 小组研究，也有后来补到的群体支持、现实人际行动和社会影响研究。这里集中展示的是本题的文献地图，不是声称已经穷尽全球所有相关论文。

先说我的判断

这条题不是“没人做过 AI 群体”。更值得争取的是：当 AI 成员真实接住彼此的意见、共同做完一件事，这种经历是否会影响人随后向真人开口？要把它和同样能给出好建议、但各自工作的八个 AI 公平地比一次。

已有研究已经走到哪里	我们还想多回答哪一步
Geng、Hu：群体 AI 已被用于支持和情绪交流。	人数相同、能力与机会可比时，成员真实协作是否有额外作用？
Maheshka、Wang：AI 可以连接到后续真人交流或人类社区。	组织方式的差异，能否落实为独立记录确认的真人交流启动？
Song、Tsuchiya：多个 AI 也可能制造压力和过度依赖。	若人更多求助，是受到支持，还是觉得被催促？至少先把这些体验分开。

这三项是待检验的贡献方向，不是已经得到的新发现。现有两组方案能比较整套协作方式，不能单独拆出“归属感导致求助”的因果机制。

10 / 最直接的近邻

AI 支持小组，前人已经做过什么？

近邻工作	已经做了什么；我们的差异在哪里
01 · Geng 等 CHI 2025 · 已发表	63位参与者、三种条件，主持与同伴型聊天机器人共同开展 PMS 动机访谈。已经观察参与体验、症状与生活影响；访谈中还有参与者说，更愿意和真实朋友谈 PMS。 这是最直接的起点，不能说它完全没谈现实关系。我们改问：成员真实互相复核，与同样八名成员各自自检相比，是否改变随后实际开始真人交流的比例？它的组内症状变化不能当作群体优于单 AI 的充分证据。
02 · Hu、Xue、Yu、Tan 2026 · 预印本	已经比较单 AI 与群体 AI 的情绪支持，并研究联结感和支持角色。共享聊天的主实验与论坛式先导实验，支持效能均值的方向并不一致；两次研究的配置也不同。 因此，“AI 群体更有支持感”不是我们的空白，也不能认定八名最优。我们把人数、公共事实和机会保持一致，比较具体协作方式。跨研究的均值差异不是随机操纵界面的因果证据。

01 · Geng 等 · Beyond the Dialogue: Multi-chatbot Group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for Premenstrual Syndrome (PMS) Management

阅读范围：已读完整论文，核对方法、结果与限制。

02 · Hu、Xue、Yu、Tan · From Dyads to Groups: Rethinking Emotional Support with Conversational AI

阅读范围：已核正文相关实验与论坛式先导实验附录；未复算原始数据。

11 / 从 AI 到真人

走向现实人际关系，也已经有人迈出了这一步

近邻工作	已经做了什么；我们的差异在哪里
03 · Maheshka、Folk、Dunn SPPS 2026 · 已发表	预注册研究让人先与聊天机器人准备困难对话，再追踪接下来一周的现实交流。1,371位随访参与者中，作者报告两组自报实际交谈比例约为65%与59%。 AI 互动之后发生真人行动，已经有人做。我们的区别是比较两种同规模 AI 组织方式，并由独立接待记录确认一次真实、统一提供的交流是否开始。前人的6个百分点不能直接拿来预测我们；客观记录也不自动让理论更新。
04 · Wang 等 CSCW 2026 · 作者版注明已接收	把真实编程社区的内容与社会线索接入聊天机器人，讨论 AI 怎样连接而非替代人类社区。两项研究分别涉及28人与12人，已有任务支持、信任及社区参与的观察。 “让 AI 成为通往真人社区的桥”也不是新口号。我们拟操纵的是 AI 成员彼此怎样工作，随后让人面对独立于 AI 的真人支持机会；不是把现成人类社区内容放进回答里。

03 · Maheshka、Folk、Dunn · Harnes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Facilitate Difficult Conversations

阅读范围：已核主文方法、预注册结果与讨论；未核原始数据和全部补充材料。

04 · Wang 等 · Bridging Instead of Replacing Online Coding Communities with AI through Community-Enriched Chatbot Designs

阅读范围：已核作者版的研究问题、系统与两项用户研究；未独立复现。

12 / 社区与社会影响

人面对一个 AI 群体，感到的未必只有支持

近邻工作	已经做了什么；我们的差异在哪里
05 · Yu、Wu、Lan 2026 · 预印本	分析883条公开评论，并让20人完成七天 Social.AI 日记研究。讨论被关注的感觉、内容同质化与注意负担；也有人报告更想回到真实社交。 AI 社区及其现实社交影响已有直接探索。日记能告诉我们值得问什么，却不能判定是哪种组织方式造成变化。我们需要随机分组和相同的真人机会来进一步检验。
06 · Song 等 CSCW 2025 · 已发表	在1、3、5个 Agent 的呈现中分配相同论据，研究多个 AI 对人的立场及社会压力的影响。多名 AI 本身就可能形成社会影响，不必先建复杂社区。 这要求我们把“被支持”与“被一群声音推着走”分开。我们的结果是后续真人求助，不是当场顺从；两组同为八名，不能再拿数量差异解释。
07 · Tsuchiya、Baba 2026 · 预印本	操纵 AI 顾问的数量、一致程度和类人呈现，观察判断准确性、依赖与压力。少量异议和大范围分歧未必起同样作用；多数一致也可能让人过度依赖。 这是建议决策任务，核心建议模型不是我们的支持型 LLM 小组。它提醒我们记录分歧和认知负担，但不能据此认定“越有异议越好”，更不能推出真人求助效果。

05 · Yu、Wu、Lan · When Nobody Around Is Real: Exploring Public Opinions and User Experiences On the Multi-Agent AI Social Platform

阅读范围：已核作者版的方法、体验结果及现实社交相关段落。

06 · Song 等 · Multi-Agents are Social Groups: Investigating Social Influence of Multiple Agents in Human-Agent Interactions

阅读范围：已核公开作者版方法、社会影响结果与附录；未复算。

07 · Tsuchiya、Baba · More Isn’t Always Better: Balancing Decision Accuracy and Conformity Pressures in Multi-AI Advice

阅读范围：已核方法、主要结果与限制；未取原始数据重分析。

13 / 求助与服务使用

从“愿不愿意”到“做没做”，哪些前人研究必须对齐？

近邻工作	已经做了什么；我们的差异在哪里
08 · Shi、Xu、Chen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2025 · 已发表	374人的在线实验研究消息表达与算法中人类知识的说明，测量信任、心理抗拒，以及向亲友求助的态度。 它已经把 AI 和亲友求助连接起来，但测到的是态度。我们拟观察实际开始真人交流，并让独立研究团队给出相同邀请，避免把 AI 劝说话术的差异混入群体对照。
09 · Fitzsimmons-Craft 等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 2024 · 已发表	205人的优化随机试验，比较聊天机器人的组成部分，考察筛查之后报告的心理健康服务使用。说明聊天机器人与后续服务使用的研究并不稀缺。 我们不能把“测行为而不是态度”单独写成首创。这项是临床相关人群与干预组成部分；我们的候选问题是日常困难中的 AI 组织方式。记录方式、服务定义仍需在正式综述中核全文。
10 · Sharp 等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2025 · 已发表	60位已经在治疗候诊名单上的人参加随机试验，论文还报告了随后开始治疗的情况。这是已有求治动机的人群，不是一般人第一次决定求助。 它提醒我们区分“已经要去、何时开始”和“本来没决定、是否愿意去”。我们拟从普通学习／工作困难出发，不把自己的非临床交流写成治疗，也不照搬候诊人群的效果。

08 · Shi、Xu、Chen · Tweaking the Messages and Approaching the Glass Box: Using AI Chatbots to Promote Help-Seeking for Depressive Symptoms

阅读范围：已核作者 PDF 的方法、测量与结果。

09 · Fitzsimmons-Craft 等 · Effects of Chatbot Components to Facilitate Mental Health Services Use in Individuals With Eating Disorders Following Online Screening: An Optimization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

阅读范围：目前比较依据为出版方摘要，未据此补猜全文细节。

10 · Sharp 等 · The Effectiveness of a Chatbot Single-Session Intervention for People on Waitlists for Eating Disorder Treatment: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

阅读范围：已核原刊方法、结果测量、探索性结果与限制。

14 / 多角色与心理支持

多个角色并不是空白，要看它们怎样组织起来

近邻工作	已经做了什么；我们的差异在哪里
11 · Mauriello 等 JMIR Formative Research 2021 · 已发表	用多个不同功能的浅层对话机器人提供日常压力管理。47人进入研究、31人完成；重点是使用体验与探索性变化。 多个机器人可供选择，不等于它们互相回应形成一个小组。我们要保证“共同复核”真的发生且被人看见；不能把机器人使用量与改善的相关性当作作用机制。
12 · Chen 等 · MIND Findings of EMNLP 2025 · 已发表	在预设框架内给 Agent 分配不同角色，通过内在对话营造沉浸式心理支持体验，并报告真人体验研究。 多角色、沉浸感和心理支持已经有系统工作。我们的主问题是组织方式能否影响系统之外的真人行动，不是再证明“能搭一个多角色对话系统”。题名中的 healing 也不是对临床疗效的独立认证。
13 · David、Singh、Kalra AIED 2026 · 会议章节	摘要描述七类社会角色 Agent、60位大学学习者，以及学习收益与迁移表现。学习者对角色的信任、舒适度和解释相关性不同。 所以“不同社会角色帮助学习与求助”也已有近邻。全文尚未取得，不能凭摘要断言它没有 Agent 间交互或真人行为指标；正式立项前，这是需要优先补读的一篇。

11 · Mauriello 等 · A Suite of Mobile Conversational Agents for Daily Stress Management (Popbots): Mixed Methods Exploratory Study

阅读范围：已核原刊研究设计、参与情况与探索性结果。

12 · Chen 等 · MIND · MIND: Towards Immersive Psychological Healing with Multi-Agent Inner Dialogue

阅读范围：本次依据正式论文入口与摘要；未据此宣称核完所有实验和附录。

13 · David、Singh、Kalra · Who Do Learners Ask for Help? Modeling Social Role Diversity in Agentic AI for Educational Help-Seeking

阅读范围：仅核出版方摘要；页面在线年份为2026，建议引用年份为2027，正式参考文献需保留这一差别。

15 / 真人关系与来源

即时体验之外，还要留意哪些解释？

近邻工作	已经做了什么；我们的差异在哪里
14 · Qi、Zhao PLOS One 2026 · 已发表	比较 AI 对话与真人论坛的匹配文本语料，研究求助时的表达方式、礼貌和自我呈现。它把与 AI 交流的便利同人际沟通成本联系起来。 这是跨平台文本比较，不是随机改变一个人的交往经历。语言差异也可能来自平台规则和用户构成。它给我们一个解释方向，但不能证明 AI 降低了人的社交能力。
15 · Folk、Dun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26 · 已发表	对四国两千多名成年人做12个月纵向观察。AI 陪伴与孤独之间的关系随具体测量而不同，作者也强调分析的探索性。 即时舒服，不等于长期人际关系改善。我们只能先检验短窗口内的具体求助行为，不能据此回答一年后的孤独变化，也不能把纵向预测直接说成 AI 的因果作用。
16 · Brandtzaeg、Skjuve、Følstad Cyberpsychology 2026 · 已发表	440位年轻人评价 AI 与真人专业人员的心理健康建议，观察告知来源前后，对回应的认可、相关性、清楚程度和实用性的判断。 来源标签本身就会改变评价，因此两组都要诚实说明 AI 身份。喜欢哪份回答与后来是否向真人求助是两个问题，我们分别记录，不互相替代。

14 · Qi、Zhao · Social friction vs. cognitive efficiency: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help-seeking behaviors in human communities and generative AI

阅读范围：已核原刊摘要、讨论与局限；未复算语料。

15 · Folk、Dunn · How Does Turning to AI for Companionship Predict Loneliness and Vice Versa?

阅读范围：已核出版方摘要与主要分析段落；未独立重分析。

16 · Brandtzaeg、Skjuve、Følstad · AI Aversion? Effects of Author Disclosure on Young People’s Perceptions of Mental Health Advice

阅读范围：已核出版方摘要、测量说明与元数据；本次重新取得原刊 PDF 摘要。

16 / 群体怎样被做出来

让人看到真实的共同经历，而不只是相信一段设定

近邻工作	已经做了什么；我们的差异在哪里
17 · Hu 等 · DialogLab UIST 2025 · 已发表	提供配置角色、群体、轮次和对话流程的工具，混合脚本与生成式互动，并支持模拟和测试。多方人机对话的通用制作方法已经有成熟近邻。 我们的实现用于检验特定心理问题，不另称首个群体 Agent 平台。复核步骤由研究者设置，就应称受控协作，而不是自发涌现的社会。
18 · Vangrieken 等 Frontline Learning Research 2017 · 已发表	区分“一群人”和“像一个团队”，讨论共同目标与凝聚、任务相互依赖和结果相互依赖，并发展相应测量。 它给“像个群体”提供了理论起点，但人类团队量表不等于已验证的中文 AI 社区量表。我们还要让参加者说出具体的共同工作经历，不能只靠后台消息互读。
19 · Jeong、Jung ICIS 2025 · 短论文	在商业角色聊天平台做随机现场研究，让机器人提及朋友、熟人等社会关系，初步结果涉及对话参与。 “AI 声称有朋友”这种关系线索已经有人研究。我们要展示实际发生过的共同复核与历史，不虚构“我们是老朋友”；对话变多也不等于真人关系改善。

17 · Hu 等 · DialogLab · DialogLab: Authoring, Simulating, and Testing Dynamic Human-AI Group Conversations

阅读范围：已核作者 PDF 摘要与引言、作者团队说明和仓库；未核全部用户研究。

18 · Vangrieken 等 · Group, Team, or Something in Between? Conceptualising and Measuring Team Entitativity

阅读范围：已核原刊摘要和出版信息；未移植原量表。

19 · Jeong、Jung · AI with Friends?: The Effects of Chatbot Social Tie Self-Disclosure on User Engagement

阅读范围：已核会议官方摘要；全文下载未成功。

17 / 我们的贡献怎么成立

如果把它写成论文，我会把贡献放在这三件事上

准备争取的贡献	需要拿出什么证据
把“共同做事”变成可比较的心理经历	同样八名成员，两组都能认真检查建议；一组公开互相复核、原作者回应，另一组自检。既记录实际流程，也确认参加者看懂了区别。当前只能比较这个组织方式组合，不能拆称纯网络结构效应。
把结果接到一次真实、自主的真人行动	AI活动之后统一开放真人交流，独立记录是否实际开始。邀请、可预约时段、等待和费用尽量一致；退出和缺失事前规定。客观记录是证据改进，不等于全新心理理论。
把支持、问题解决和压力的解释分开	同时记录剩余需要、自主选择感和压力，允许“没去是因为问题解决了”。两组中的问卷相关只能提供线索；要证明某条机制，需要后续有针对性的操纵。

我已经做的工作，主要是在把这个差别做实：收窄问题、核对直接近邻、设计能力对等的自检对照、搭好跨日流程与独立接待记录，并用模型预演找出会毁掉比较的材料问题。这些准备能减少真人试点的试错，但还不是人的效果，也不能把工程检查数当作论文贡献。

因此我不会把题目写成“首次多 Agent 心理支持”“AI 群体比单 AI 更好”，也不会把这套研究者安排的协作称为自发社会进化。我们现在的实现还没通过整套材料检查；即使修正后开展真人实验，也可能发现差异很小或没有差异。

你和导师讨论时，我建议先抓住一个判断：同样是 AI 支持，成员彼此怎样合作，为什么会改变人面对真人时的行动？如果这个心理学解释值得研究，再补读尚未拿到全文的关键近邻、解决材料问题，做事前注册和可行性试点。这样论文最后靠的是一个回答得清楚的问题。